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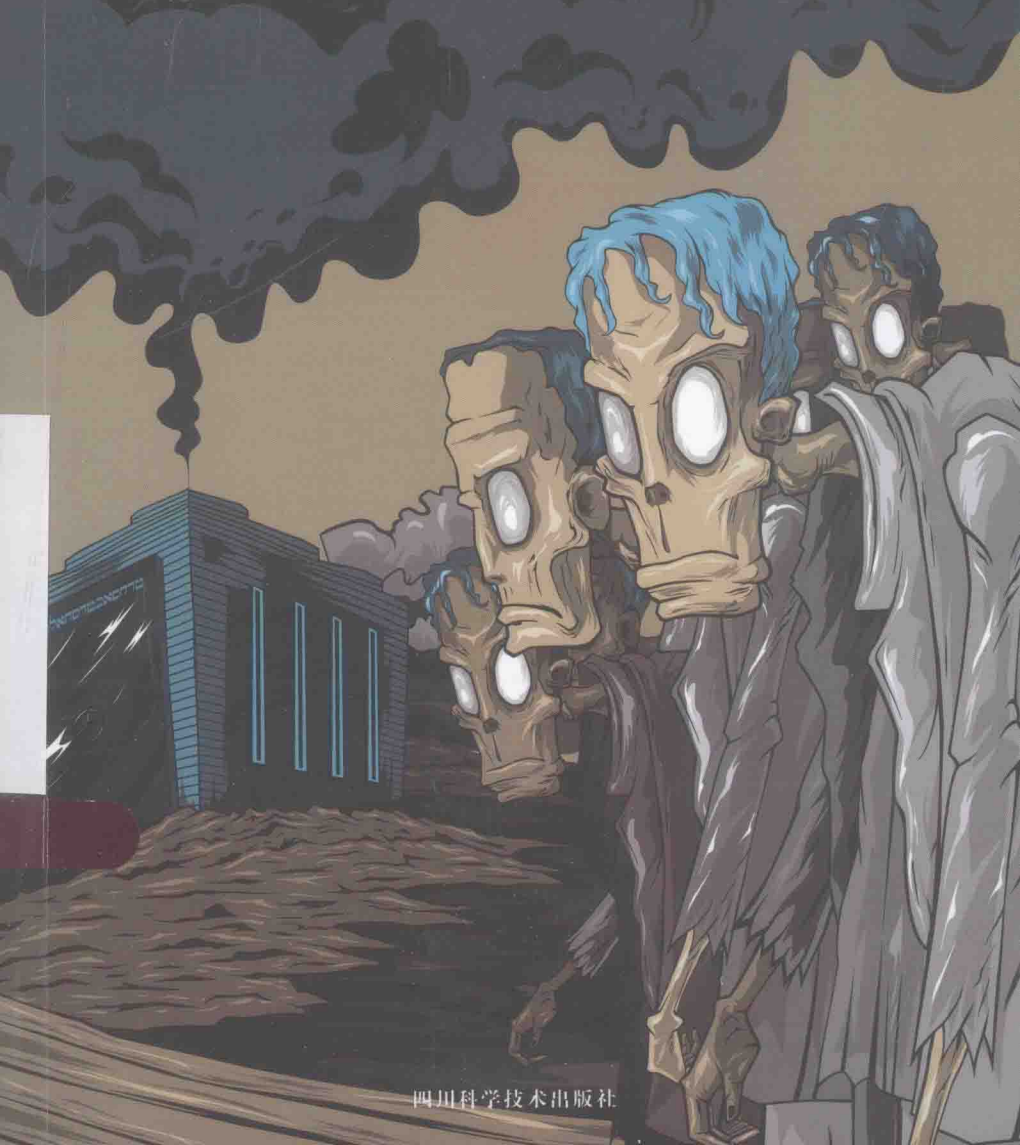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 A MAZE OF DEATH

# 死亡迷局

【美】菲利普·迪克 著 朱宁雁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Philip K. Dick*

# 死亡迷局

A MAZE OF DEATH

【美】菲利普·迪克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A MAZE OF DEATH

Copyright © 1970, Philip K. Dick

Copyright renewed © 1998, Laura Coelho, Christopher Dick and Isolde Hacket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迷局/[美]迪克著;朱宁雁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8008-7

I. 死… II. ①迪… ②朱… III. 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5057号  
图进字21-2012-47

##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死亡迷局

---

出品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著者 [美]菲利普·迪克  
译者 朱宁雁  
责任编辑 宋齐  
特邀编辑 敬雁飞  
封面绘画 李凯  
封面设计 杨爽  
版面设计 杨爽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6.75  
字数 140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5年4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15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ISBN 978-7-5364-8008-7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 梦若浮生

【美】大卫·赫尔<sup>①</sup>

除了菲利普·迪克，没有几个科幻作家能像他一样对普罗大众的想象力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三十年间，他的多部小说成为科幻大片的灵感源头，这些影片包括《银翼杀手》（1982）、《全面回忆》（1990，2012）、《异形终结》（1995）、《少数派报告》（2002）、《艾伯姆斯自由电台》（2010）和《命运规划局》（2012）。2007年，迪克成为首位作品被“美国文库”系列丛书<sup>②</sup>收录的科幻作家，屈居第二的是库尔特·冯内古特。

遗憾的是，直到1982年去世后，迪克才获得人们的赞誉和经济上的成功。迪克一生中出版发表了44部长篇小说和超过120篇短篇小说，但他从未获得过“星云奖”（仅有过5次提名），而且也只获得过一次“雨果奖”（1963年《高堡奇人》）。迪克大半生都拮据落魄、籍籍无名；他不仅入不敷出，而且不为科幻迷之外的普罗大众知晓。要知道，直至今日，科幻迷这个群体在美国读者队伍中也仅占很小一部分，更遑论当时了。

1928年12月16日，菲利普·迪克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

---

<sup>①</sup> 大卫·赫尔（David Hill，1956-），美国当代科幻作家，代表作《天幕坠落》。

<sup>②</sup> 收录美国经典文学作品的著名系列丛书。

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同胞妹妹出生仅六周便不幸夭折，这个悲剧对迪克后来的人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父母离婚后，迪克跟随母亲生活。他先是进入加州伯克利市的一所高中学习（厄休拉·勒古恩与他同届，但二人当时并不认识），接着又在加州大学学习了半年历史与哲学课程，最后于1950年辍学。之后，他在一家唱片店打了几年工，直到在《行星故事》（*Planet Stories*）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遥远地方的巫伯》后，才转为全职写作。

1950年代前期，是迪克短篇小说最高产的时期：1953年，他在《神奇故事》（*Amazing Stories*）、《银河科幻》（*Galaxy Science Fiction*）、《惊奇故事》（*Astounding Stories*）、《想象》（*Imagination*）、《奇妙》（*Fantastic*）和《彼端世界》（*Worlds Beyond*）等科幻主阵地上发表了29个短篇；1954年，他发表了28个短篇；1955年，他发表了十多篇。之后，他的短篇小说产量下降到平均每年一两篇，甚至有的年份一篇小说都没发表。和很多作家一样，他开始意识到发表短篇小说无法为自己带来足以维生的收入。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从此，他得到的稿酬确实比以前要多些了，但境况并没有很大改善。

1955年，迪克出版了长篇处女作——《太阳彩票》，此书是以“二合一”<sup>①</sup>形式出版。之后，《开玩笑的人》（1956）、《宇宙傀儡》（1957）、《天空之眼》（1957）和《脱节的时间》（1959）相继问世。尽管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五年出版五部长篇小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迪克的长篇创作巅峰其实是在1960年代，那十年中他竟然推出了18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高堡奇人》（1962）、《泰坦棋手》（1964）、《倒数第二个真相》（1964）、《血钱博士》（1965）、《帕莫·艾德里奇的三处圣痕》（1965）和《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

---

<sup>①</sup>一种封面互为封底的图书设计方式，可以从前后两个方向分别阅读两部小说。

吗?》(1968)等多部优秀之作。

此外,到1960年代,迪克也开始受到一些好评和认可:《高堡奇人》获得了雨果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血钱博士》和《帕莫·艾德里奇的三处圣痕》则双双获得了星云奖提名。

《血钱博士》是迪克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被核武器意外摧毁的世界分裂成了成百上千个小社区,核辐射导致世界上产生了新型智慧生物和有特异功能的变异人;在地球的上方,还有一个宇航员永无休止地绕地球飞行,向地球上的幸存者传达希望的信息。在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海豹儿”霍皮·哈灵顿则摆好架势,准备与这场毁灭性灾难的罪魁祸首——血钱博士一较高低……1970年代初,人们都担心核战会爆发。此书因描写的核弹爆炸后人们的生活状态过于真实,让人深感忧惧。笔者认为,这部小说和约翰·温德哈姆1995年问世的科幻小说《蛹》(在美国出版时书名为《重生》)一样优秀,甚至比后者更精彩。

而对于《帕莫·艾德里奇的三处圣痕》,评论家奥吉斯·巴崔斯曾如此评价:“这是一部意义重大、情节流畅、节奏控制堪称美妙的小说,只要读上一读,就能拥有无与伦比的烧脑体验。”这部长篇小说也被诸多读者视为迪克最棒的作品之一。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凋敝的未来世界,彼时,气候的不断恶化已经拖垮了地球环境。人类占领的其他星球也同样糟糕,甚至更恶劣。大部分人类都在使用一种名叫“糖麻”的非法药物,因为此药能将他们带到另一个理想的幻想世界,从而避开现实世界的苦闷忧愁。身兼金融家与探险家双重身份的帕莫·艾德里奇从比邻星返回地球时,带回来了另一种外星致幻剂“嚼麻”,效果更好,成瘾性更强——只要尝上一口,可能就再也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了。

但是,即便出版了如此多的作品,迪克的生活仍不宽裕。他的书信选集多达六卷,其中写得满满的都是他对自己经济状况的忧虑。1965年,在写给代理人的关于《帕莫·艾德里奇的三处圣痕》的信件中,迪克抱怨道:

我今年一直没法注册我的车<sup>①</sup>，所以高速公路巡警给我开了两张罚单。如果不交罚款，也没按规定注册并修好排气消音器的话，4月7号我就得进牢房……抵消掉我欠你的，现在你该给我的预付款只剩下750美元了，除去这些，我真不知该从哪里再筹措些。

1970年代早期，迪克眼前开始出现一些神秘画面，或者说他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为了缓解阻生智齿（未能完全从牙龈中长出的智齿，常会引起发炎与疼痛）带来的痛楚，他服用硫喷妥钠<sup>②</sup>长达两月之久，为此，他饱受强烈而逼真的幻觉折磨。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曾与一道粉色激光有过交流。此外，他还坚信自己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边是生活在20世纪的菲利普·迪克；一边是生活在耶稣死去不久的罗马帝国的一名基督徒。

这样的体验对迪克影响巨大。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始终在努力搞清楚自己出了什么状况。他将多年来对此的思考以私人日记的形式记载下来，洋洋洒洒竟然写了百万字。经过编辑和精简，他的日记最终结成共计千页的上下两卷，并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出版，书名为《菲利普·迪克注疏》（*The Exegesis of Philip K. Dick*）。

迪克还将他出现幻觉的这一经历融入了后期创作中，如《死亡迷局》（1970）、《梦幻战士》（1981）、《艾伯姆斯自由电台》（1985）等。

其中，《死亡迷局》最为出色。此书堪称惊悚版的《爱丽丝漫游奇

---

<sup>①</sup>美国没有强制汽车报废一说，无论多老的汽车，只要符合一定的要求就可以注册上路。

<sup>②</sup>又称戊硫代巴比妥，是巴比妥酸盐类药物，在医学上用于麻醉、精神科恐慌症治疗等，刑事上可用作吐实药。由于服用过多会导致死亡，此药亦用来执行死刑或作为安乐死的静脉注射。



境》。德尔马克·欧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该星球上住着一种名叫“鲤鱼”的神秘胶状生物，来自地球的殖民者则被莫名其妙地陆续夺去了性命。随着殖民者一个接一个死于意外或谋杀，幸存者逐渐发现，他们所在的这颗奇异星球似乎就是地球本身，他们自己可能并非是清醒的，而是在做梦。现在想到这部作品和迪克的其他小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是《黑客帝国》电影故事创作的先驱了。

很大程度上讲，迪克目前在文学界的地位就是这些具有浓郁的超现实气息的作品所奠定的，他在书中对作为人类的真义的思考，吸引了许多后现代评论家和哲学家。

不过，其实早在写作生涯之初，迪克就开始探索现实与人性的本质，二者均是他的长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许将其视为迪克作品主体的典型主题也未尝不可。

比如，1964年出版的《泰坦棋手》和《倒数第二个真相》

《泰坦棋手》的故事发生在土星最大的卫星——泰坦星上。与瓦格<sup>①</sup>的战争使地球人口锐减，残存的人类被瓦格统治，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权。一伙泰坦星极端分子决定灭绝人类，永除后患，遂以超能力伪装成人类，从内部粉碎所有抵抗。但他们没想到，皮特·戈登能够看穿他们的伪装——问题是，戈登只有在致幻剂的作用下才能看到他们的真面目。他看到的到底是真相，还是药物作用下的幻象？地球人中混杂的泰坦星人已经无所不在了吗？他们就在人类眼皮底下，我们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吗？

《倒数第二个真相》的前身，是迪克早期发表的两个短篇故事《守护者》（1953）和《扬斯的模型》（1955）。故事背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机器人战争重创了地球表面，人类被迫转移到地下生活，地下因为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而被称为“蚁箱”。“蚁箱”的领袖尼可拉斯·圣·詹姆斯去地上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在此过程中，他发现真相远非自己一直以来听闻的那样，他所知道的那套历史不过是一个假象，一

<sup>①</sup>《泰坦棋手》中，人类对泰坦星上外星人的称呼。

个谎言。在1960年代末的读者看来，这个故事或许有点过于天马行空，可短短几年后的“水门事件”证明，迪克的这些“妄想”并非杞人忧天，也是有现实基础的。

1982年3月2日，菲利普·迪克因中风逝世；仅四个月后，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就在影院公映。正是这部电影让他名声鹊起，也奠定了他20世纪最重要科幻作家之一的地位。

读罢菲利普·迪克的作品，读者往往会对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产生疑惑，不由得会问自己：“我是否真的是人类呢？我有没有可能是外星人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人类仿制品？或者是在智能计算机思维运算中呈现的所谓‘人类’化身呢？”

诚如《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则书评所言：“阅读迪克那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小说时，读者不得不自行判断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梦幻。”

(万洁译)

# 1

他的工作，一如既往地让他感到厌倦。于是，上周他去了太空船的信号发射台，把发射器的导管与他身上的非自耗电极（通过他的松果体延伸在外）联结起来。这样，他的祷告就会通过导管传到发射器，再传送到最近的中继网络。这几天里，他的祈祷应该在整个银河系来往穿梭，最终传达到某个天神居住的世界——他希望如此。

他的心愿很简单。“我讨厌这份该死的库存控制工作，”他祈祷着，“日复一日的机械工作。这太空船也太大了，且冗员繁多，而我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备用人员。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份更有创造性、更刺激的工作？”当然，他是对代祷者诉说他的心愿。如果这次失败了，他会再试一次，不过下次的倾诉对象是造物主。

但是他的祈祷竟然一下子就奏效了。

“托齐夫先生，”上司踏进本的工作间，“你要调到别处工作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会发一个祷告感谢神。”本高兴地说。祈祷被应允，他当然心情好。“我什么时候调走，会很快吗？”他从来不对上司掩饰心中的不满，现在就更没有理由这样做了。

“本·托齐夫，”上司说，“你这个只知道祈祷的可怜虫！”

“你不祈祷吗？”本奇怪地问道。

“我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祈祷。我喜欢自己解决问题，不借助任何外力。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调动这事儿算是定了。”上司把一份文件扔到本面前的办公桌上，“一个名叫德尔马克-欧的殖民行星上的小基地。我对那里一无所知，但我想，你到了那儿，就会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本，“你可以开走太空船上的一艘小飞船，不过要付三个银元的使用费。”

“说定了！”本说着站起来，伸手去抓那份文件。

他乘坐快速升降机前往太空船的信号发射台，这里正忙着发送太空船的公务信息。“今天有空闲时段吗？”他问台长，“我还有一个祈祷要发送。但如果今天很忙，我就不占用您的设备。”

“今天一整天都忙。”台长说，“你瞧——上周我们才帮你发送了一个祈祷，这还不够吗？”

反正我努力过了，本·托齐夫心想。他离开发射台和忙忙碌碌的发射台工作人员，回到自己的宿舍。他想：就算今后这方面出了问题，我也能说自己已经尽力了。一般情况下，公务信息总是占据着所有的通信线路。

他觉得希望之火在一点点向上升腾：终于有一份创造性的工作了，而且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对自己说，在这里再待几个星期，我又会拿起酒瓶子了，就像前几次那样。当然，这正是他们准许他调离的原因，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我已经接近崩溃。要是没这份调令，到头来，我很可能会被关进太空船的禁闭室——对了，现在禁闭室里有多少人？——不想这个了，管它里头有多少人呢。十个？也许吧。不过对于这种规模的太空船来说，十个人其实不算多。更何况这里的纪律还这么森严。

他从橱柜最上层的抽屉里拿出一小瓶未开封的彼得·道森苏格兰威士忌。他启开瓶封，拧开盖子。把威士忌倒入小纸杯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要小酌一番，我要庆祝一下；诸神是赞成举行一些仪式的。他一饮而尽，然后又倒满一杯。

为了让这个庆贺仪式更加圆满，他动作有些吃力地拿出了自己的《圣书》：A.J.斯佩克托斯基的《利用闲暇时光死而复活——你也能做到》。这是一本便宜的平装书，但却是本·托齐夫拥有的唯一版本；因此，他对这本书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信手翻阅——这是很受推崇的一种阅读方法——这位二十一世纪伟大的共产主义神学家可以媲美纽曼《自辨》的杰作，重温其中熟悉的段落：

“上帝不是超自然的。他的存在是创造出他自己的首要的和固有的模式。”的确如此，本·托齐夫自言自语道。后来的神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斯佩克托斯基除了是一位逻辑学家，还是一位先知。他的预言或早或晚都得到了验证。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了解的……例如，造物主的横空出世（除非有人心悦诚服地相信——和斯佩克托斯基一样，那个秩序下的生命能够自发产生，而且存在于时间之外；因此，他们也无需受因果律的制约）。但是基本上，这些内容都出现在这本多次再版的书上。

“权力越大，上帝这边善良和知识的力量就越弱；当权力膨胀到极大程度，善良和知识的力量会被极大地削弱——以至于上帝将无法监督外形破坏者，而后者是上帝创造的。外形破坏者的来路不甚明了，比如说，我们不能肯定地宣称（一）他从一开始就是与上帝毫无关联的独立实体，他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他就像上帝那样有创造自我的能力；或者（二）外形破坏者是否是上帝的一个分身，没有什么……”

读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坐在那里啜饮着威士忌，摩挲着额头，

略显疲态。他今年四十二岁了,这本书他已经读过很多次了。他岁数已经不小了,可是还没有什么成就,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他干过很多工作,为他的雇主做过一些事情,但从未真正风光过。也许这次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他鼓励自己。是的,在新的岗位上。也许这是我的一个机遇。

四十二岁了。这几年,他的年龄已经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每次震惊过后,他都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当年那个二十多岁、体形修长的年轻男子怎么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这么些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岁月都被印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几乎无法接受自己的年龄在不断增长,也无法接受自己现在的模样。在他心目中,他还是年轻时的自己;于是,当他看到现在照片中的自己时,常常会有一种崩溃的感觉——因为不愿直视浴室镜子里的自己,他现在都用电动剃须刀刮脸了。他不时会这样想,有人把我的真实外表偷走了,还用这副鬼模样来代替。是啊,那个样子回不来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在他干过的为数不少且微不足道的工作中,他只喜欢过其中一样,且至今仍时不时地怀念。2105年,一艘庞大的殖民太空船飞往天津四星系的一颗星球,他就在那艘太空船上工作,负责播放背景音乐。在磁带库中,他发现贝多芬的所有交响乐与《卡门》和德利布的作品胡乱堆放在一起。他无数次播放了自己最喜爱的《第五交响曲》,这支曲子通过扬声器传遍太空船的各个角落,传到船上的每个房间和工作区。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他就继续播放这支曲子,直到他对《第五交响曲》的情有独钟转移到了《第七交响曲》上。在太空船最后几个月的航程里,他一时兴起又播放了《第九交响曲》,对于这支曲子的兴趣他倒是从未减弱过。

也许我真正需要的是睡眠，他自言自语道。惨淡的人生，依稀可闻的贝多芬的曲子，其余的则是一片混沌。

他想，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成功！我要行动起来，并有所作为！时不我待，一年年过去，这种愿望变得愈加迫切。一年年过去，这将变得更难。而据他了解，造物主好像有能力更新一切事物。他可以用一个新的、形式完美的东西代替逐渐衰败的东西，以此中止衰败。新事物也会慢慢衰败下去，此时外形破坏者控制了它——而同时造物主又用新的事物替换了它。这就像蜜蜂的新老更替一样：老蜜蜂飞不动了，然后死去；最后新的一批取而代之。但我做不到。我一旦年老体衰，外形破坏者就会把我收走，情况只能变糟。

上帝啊，帮帮我！他想。

但是请别把我替换掉。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这无足轻重，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那就表示我在这个宇宙中不复存在，这可不是我追求的目标，也许您在应允我的祷告时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吧。

苏格兰威士忌使他昏昏欲睡；而使他懊恼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打瞌睡了。为了使自己完全清醒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他大跨步跑跳着走向便携式留声机，随手找出一张可视化唱片，把它放在唱片转盘上。房间的一面墙壁一下子亮起来，明晃晃的各种图形交织在一起，充满动感和活力，可都是平面图形。他下意识地调了一下控制深度的旋钮，这些图形就开始变成三维图像了。他把音量也调大了。

“莱戈拉斯说得对。不管我们如何惊慌失色，或是满腹狐疑，我们都不能攻击一个老人，他毫无防备，没有丝毫抵抗能力。我们只能观望和等待！”<sup>①</sup>古老史诗里熨帖人心的话语让他冷静了

<sup>①</sup>这句话及后文中的几句引语皆出自史诗奇幻小说《魔戒》。

来。他回到办公桌前，重新坐下来，拿出上司给他的文件。他眉头紧锁，研究着编码信息，试图把它们破译出来。这些数字、孔洞和字母构筑了他的新的生活以及他将要面对的世界。

“……你说起话来就像是了解法贡似的。是吧？”唱片一直没停下来，但是他不再理会那些声音了，他已经快要破解密码了。

“我们上次会议中你欲言又止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一个尖利又中气十足的声音问道。他抬起头，发现一个灰色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就好像甘道夫活生生站在那里跟他本·托齐夫说话一样——这是要他解释呢。“或者，你也许有要收回的话？”甘道夫说。

本站起身来，走到留声机前，把它关掉。我觉得现在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甘道夫；他又像是对自己说。我现在有事情要处理，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不能让自己沉迷在这样一种神秘、虚幻的谈话里，谈话对象还很有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神话人物。对我来说，这些旧东西的价值突然烟消云散了；当务之急是我得弄明白这些该死的孔洞、字母和数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开始有点悟出这些代码的意思了。他仔细地扭紧威士忌的盖子。不久，他将只身登上一架小型飞船。到达目的地后，他将与十几个人会合，他们都是从各种渠道应征来到那个殖民地的。对他们的要求和待遇是：技能要求5级，C类操作能力；K-4级薪酬；最长工作时间两年。从他抵达之时开始，就享有包食宿待遇和医疗保障。这条调令比他以前收到的指令有更高的优先级，因此他可以立马出发，不必先完成手头未竟的工作。

我还有三个银元用来租用小飞船，他对自己说。就是这些了，不需要担心别的什么了。除非……

他现在琢磨不出今后的工作内容都包括哪些。那些字母、数字和孔洞对此守口如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自己没法从这些东西



里破译出这一信息——他不知道有多迫切地想探知这消息。

但是这样看起来也不错。我喜欢换个地方，他对自己说。我需要换个工作。他想，甘道夫，我没有想收回的话，可不是每个祈祷都能应验的，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大声喊道：“甘道夫，你只能活在人们的意念中，而成全我的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神，他是真真正正的神。我还能奢求什么呢？”

房间一片寂静，他没有看到甘道夫，因为他已经关掉了留声机。“也许有一天，”他继续说，“我会收回这些话。但现在不行，还不到时候。你懂吗？”他等待着，周遭一片死寂，他知道动一下留声机的开关，他就可以开始或结束这样的死寂。